

■工会岁月

或许在你现在和曾经的工会工作中，有无数个细节如同过眼云烟，但总会有一些小故事伴随着某些物件、某些人和某种符号在记忆中留了下来，比如一次活动、一个日子、一张照片……

“冬日的棉袄 夏天的空调”

□秦智城 文/图

前段时间我刚刚从公交集团机关调到客七分公司第五车队任工会主席，多次听职工提到“贴心人服务队”。这究竟是怎样的支队伍呢，竟被大家戏称为“冬日的棉袄，夏天的空调”，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激发了。

就在我想一探究竟的时候，“贴心人服务队”又开始活动了。

车队所在的奶子房公交场站受客观条件限制，职工长期需要自己带饭，且洗手、洗碗等生活用水与场站内刷车用水共用一个水池，卫生条件较差。服务队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琢磨着给改造一下。一天，队员王姐拉来一个不锈钢洗手盆，“这个洗手盆邻居家用了一年多，装修要换新的，我看着一点没坏，装在咱们这尺寸正合适！”队员苏师傅心灵手巧，看了眼水管立马就有了改造方案：“原来的这根水管上加个三通，在旁边引出一根管，加俩水龙头就齐活。”刚要动手，驾驶员吴姐立刻拦住，“刷车池位置低，方便水桶接水和冲洗墩布。这个洗手池苏师傅您得给装高点，我们洗手、洗碗盒可不想再弯腰了。”“得嘞，瞧好吧您！”半个小时后，困扰了大家多时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实现了生产用水与生活用水分离。这波操作瞬间收获了职工一拨疯狂点赞！

与“贴心人服务队”有了近距离接触后，我发现，这个队伍可真是不简单，他们能做的可不仅仅是安装洗手盆这样的小



事。我了解到，奶子房公交场站周边基本上已全部拆迁完毕，随着附近各项工程的开发推进，场站地势变得越来越低洼，俨然成了一块盆地。眼瞅着汛期来临，万一遇到强降雨，公交线路正常运营和职工生命安全随时可能受到威胁。这个时候，“贴心人服务队”住在场站附近的十多位驾驶员主动站了出来，成立了汛期应急抢险小分队，大家约定，只要气象台发布大雨黄色预警，队员就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必要时住到场站里，发现积水情况第一时间将公交车辆停放到安全地带，解决了公交安全运营的后顾之忧。

场站里的绿化草坪长高了，队员刘师傅带着几位年轻小伙子精心修剪了俩小时；职工网购的裤子有点长，队员卢姐帮着抻了

裤边；疫情期间理发店不开门，队员张师傅把家里的推子拿到场站，为大家义务理发；场站的排水沟堵了疏通不开，队员刘师傅二话不说徒手清理淤泥……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可是至今我也没搞清楚这个服务队有几个人，队员都是谁。

车队的老职工和我说，“贴心人服务队”原本是热心肠的几位职工自发成立的工会小组，为职工提供一些暖心的帮助，渐渐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车队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了解了服务队背后的故事，心中顿时觉得很温暖。从今天起，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帮助大家”的队伍，成为别人口中“冬日的棉袄，夏天的空调”。能为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被大家需要的感觉，真好！

■家庭相册



父亲的麦田 我的城

□韩星星 文/图

当阳光像麦芒一样锋利，刺到身上，汗流如注，就到芒种时节，该麦收了。像约好似的，汗珠和麦粒总形影不离。空气里，那浓郁的麦香和尘锈气息，也是父辈们的汗渍味。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白居易谙熟农事，我也不赖。在我还没识字时，我就知道麦收很忙，不分男女老幼的忙。大人干重活，老人做轻活，小孩子也不能闲着，要到收割后的麦田里，把那些顽皮的麦穗，一个个捡起来，赶回粮仓。

烈日当头，一把汗水一把麦，这很公平，祖祖辈辈都没一句怨言，我却牢骚满腹。所以，读到白居易的《观刈麦》时，我羡慕不已，渴望我也能像他一样，麦收时，做个清闲的观众。这是我最初的抱负！不过，我没敢和任何人说，尤其是父亲。

麦收时，我还是个好孩子，抹着汗水，拾着麦穗。姑娘们拿我开心，问我，你拾麦干嘛？我说，攒钱娶媳妇。她们笑起来：娶媳妇干嘛？我说，娶媳妇生娃

子，娃子下地拾麦子。她们笑得前俯后仰，泪水漫过汗水，把皱纹和岁月都填满了。

曾经，我也跟着笑，这次没有。我忽地发现，转了一圈，怎么又回来拾麦了呢？我很伤心，就像在梦里迷了路，怎么也走不出来。我望向父亲，他光着膀子，满身麦灰，汗水像蛇一样，把他缠得精瘦。我扔下篮子，不干了。

父亲抹把汗，问我，是不是皮痒痒了？欠揍！我看着他花猫脸，第一次没有畏惧：我要当白居易。父亲愣了愣，讥笑道：哎呀！白居易可是当官的，城里人，你书都不好读，想得美……那我以后好好读书，当官！做城里人！我打断父亲的话。

我的信誓旦旦，父亲根本不买账，照样把我赶下地。我消极怠工，拾一会麦穗，看一会天空。彩云之上，我恍惚看见一座

城，金碧辉煌。父亲一巴掌把我打回原形。我不气，他说的对，没钱上个屁学！我要拾麦穗，攒钱。姑娘们再拿我开心，我就爱理不理。我告诉她们，我攒钱不娶媳妇，是上学，将来当官，做城里人！

她们竟没有笑，向父亲夸我有出息。父亲乐坏了：这小子那是懒，屁个出息！

或许真的太懒，在干活和读书之间，我选择了后者。就像父亲把庄稼种得无人能及，我把书读得出类拔萃。从农村县城，再到都市，我终于逃离麦田。虽然没能当官，但我成了城里人。在麦收季节，我真的成为旁观者，坐在写字楼里，望着家的方向，总是泪流浹背。

今年麦收，父亲病了。我赶回去时，他在拾麦穗。尽管机器收得很干净，他还是不放心，担心有顽皮的麦子，像我一样，摸

汉字蕴含的智慧

——读唐诺《文字的故事》

□秦延安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单字奖励10万元的“悬赏公告”，国人一直苦苦探寻甲骨文的真实身份，但至今仍有一大半字还不认识，破译之路依然无比漫长。文字究竟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它们都代表着什么意思？未来又将走向哪里？

专业读书人、台湾著名图书出版家唐诺在其新版《文字的故事》中，以优雅的文笔、深邃的思想、诗意的想象，在远古先民造字的生命现场，展开对文字这种“极坚忍世故的动物”的生命历程、本质与意义、责任与困境，以及未来命运等问题的深度思索，让我们在文字的故土里嗅到生命的智慧与芬芳。

该书既是一部讲述文字历史与命运的寓言，又是一部以文字学视角书写的思想文化随笔。在书中，那些伟大的字、聪明的字、诗意的字、美丽的字、异想天开的字、奇怪的字、低贱的字、可怕的字、简化的字、死去的字、卷土重来的字……携带着先民的生命记忆与思维线索，构筑出人类认知的丰沃土地。这种原本单调枯燥的文字学，却被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还原出它们不可能相同的温度、色泽与记忆刻痕，鲜活灵动，妙趣横生，让人读起来便不能自拔。同时，作者还将丰富的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等知识熔铸其中，让该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字通识，既普及了文字来源的历史，又消除了我们长久以来对文字的恐惧，原来和我们日日共处、时时相觑的熟悉文字，竟然藏着那么丰富、那么繁华、那么陌生而新鲜的风光。

长久以来，文字于我们只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其实文字还承载着文化发展，延续文明的重任，这从甲骨文便可窥一二。比如“伸直身子、睁大眼睛踩上高处的人”，便是“臣”字，意思是随时得睁大眼睛，非常戒慎戒恐的人；“眼睛上遮一只避开光线认真凝视的手”，便是“看”字，意思比单纯的见要有内容；“可怜巴巴的日

字，上头压着壮阔汪洋的大水”便是“昔”字……晦涩难懂冷冰冰的甲骨文，在作者穿针引线、波澜壮阔的思想下，变得温柔可以触摸起来。它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是古人“对远古的记忆存留，充满美感，充满哲学况味，也充满启示力和想象力”。它们如一个个双头钩，一头钩起广袤的宇宙，一头钩起抽象的意义世界，让有声的语言以及无声的思索和想象不会灰飞烟灭，可以沉淀下来，从而开始堆积，延续并负载情感，让思维和表述有了厚度。而我们研究保护文字，实际上是保护人类脆弱的生命与智慧。

我们对这些远古文字进行“推理”，在浩瀚字海中搜寻蛛丝马迹，并不是只为了知道，而是为了领会到文化的意义，从而内化成自身的精神建构和精神气质。比如武则天为其取名“曁”，意为日月明明双双高悬天空的无尽光明异象。虽然武则天是一代女皇，但她误以为政治权力可位移到文化创造场域同样有效运作时，便不免出糗了。在骆宾王执笔写《为徐敬业讨武曁檄》时，便把曁写成了曁，看似笔误实则有意为之，因为目目最早表述的是某种鹰类飞禽。即，“你要吹牛造字说自己日月照临得天独厚，我就顺势把你贬为一只凶狠嗜血的扁毛畜生，这是懂文字的人对不懂文字的人一种拐弯抹角的修理法”。比如，当小游标跑到大树顶端，指的是树梢枝丫，为“末”，跑到中央是树干部分为“朱”，降到底部为“本”，意为树根。作者不仅给我们讲了这些文字的故事，更引领我们观察造字的原因、方法、过程，一点点联系、引申、想象，引经据典，让我们轻而易举地便触摸到先祖的思想。

一字一故事，一词一千古。唐诺在甲骨文大街上的寻踪推理之旅，不仅是重返文字的黎明，更为我们拉开了一幅幅由文字绵延开来的阔大深邃而又亲切可感的历史与文化画卷，让我们在网络语言与影像兴盛的时代，找回与文字久违的亲近和信任。

书海掠影



不到回家的路。原来，没有我，父亲的劳作竟那么孤立无援。或许累了，父亲扶着腰，坐在麦田里，痴迷地仰望着天空。

小时候，我也这样仰望过。麦田上，父亲用汗水和麦粒为我浇筑的城，他能看得到吗？我让父亲回家，我来拾。父亲没有动，就像仰望天空一样，望着我。莫名地，我想起姑娘们拿我开心的旧事。我抬起头，天空在天上空着，没有云，没有城，什么都没有。

我忽地很伤心。我挨着父亲坐下，这样，一伸手，我们就能触摸到对方。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